

看旧道德如何“杀死”一位妙龄女子

一通百年古碑，诉说旧时代妇女被扭曲的心灵和悲剧命运

□武振华

“捐躯徇义”碑的发现

石碑矗立处为农田生产路的十字路口，但在民国及以前，这里是一交通要道，东达沂州，西抵兗州，北连蒙山，南接天宝山；西边是大平安庄集，人烟辐辏。该碑当时立在此处，利于彰显烈女事迹，化育民众。

碑身高约2米，宽约1米，厚约0.25米，圆头，基座为就地的一片原石，面南。碑身正面“捐躯徇义”四个榜书大字，右刻“费县知事王□□查照山东公报载褒扬条例转详山东行政公署巡按使蔡□□为夏烈女题”。左落“中华民国三年冬十有一月建”。意思是：当时的费县王姓县知事根据省政府褒扬条例，向山东行政公署报告了夏烈女的事迹，蔡姓巡按使为夏烈女题写了“捐躯徇义”四字，立碑时间为1914年农历11月。

“山东行政公署巡按使蔡”为蔡儒楷（1867年—1923年），字志赓，南昌人。清光绪举人，民国时曾任直隶提学使、直隶教育司司长兼国立北洋大学校长、北洋政府教育总长、山东巡按使（1914年至1916年）、江西南浔铁路总经理等职。其女蔡葆真，曾担任北京儿童图书馆馆长，外孙英若诚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、翻译家，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。王姓县知事叫王毓菁，直隶静海人，清宣统年间曾任费县知县，1913年4月又任费县县知事。

“捐躯徇义”碑铭及解读

“捐躯徇义”碑记事详尽。碑阴文字自上而下分为三段：上段为《夏烈女碑铭》，中段为《烈女咏》，下段为《公举姓名》。

《夏烈女碑铭》经断句，用简体字照录如下：

费去滕倍百里，中间叠以山者以什百数。渝祓乎，曾子、言游、澹台之遗训。生其间者，奔义果，谋人忠。故其任事也，视吾滕有加焉。阮生玉润，介居乎滕之东偏，故学于余者也。遂以胡子燕民至。胡子之言曰：“侄祥之来也，欲先生以孺蛊风教为己任。”余矍然以起曰：“诺，曷敢！虽然，为我言之。”曰：“费之闸口村有女，夏其姓，父曰兴槐。村之西里许，卢家沟曰朱广成者，女之许字者也。许字未嫁，兴槐歿。女所倚以为命者，母而已。既而广成病痞，即医于至戚孙君元辅家。医曰：‘疾不可为也。’弃以归。女闻其疾之牢也，请于母，将往躬煎剂焉。母曰：‘礼之所不载也，俗之所未闻也，盍已乎！’固请。母重违其意，则介而闻于朱，朱氏辞焉。既而疾益甚，遂歿。葬有日矣，女闻其讣之至也，请于母，将往持服。母曰：‘礼之所不载也，俗之所未闻也，盍已乎！’固请。母重违其意，则介而闻于朱，朱氏又辞焉。女曰：‘吾于朱氏，终得已。’既而求委禽者骈迹以至。女曰：‘吾可以从朱氏于九原矣。’遂缢而死。”

死之逾年，其都人士以之闻于有国者，争奔走附名，舆货财，鏤

2021年10月，笔者在田野寻访时，发现了一通烈女碑——“捐躯徇义”碑。该碑位于山东省平邑县九间棚旅游风景区北部，地方镇大平安庄村东、义和庄村西、义兴庄村北、前西固村南的旷野中，东北与清政府1895年修建的民族英雄左宝贵衣冠冢相距约1.5公里。这通碑因何而立？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？



碑身正面。



本文作者在识读碑文。

石而碑乎平安砦之左。余为之铭曰：维山有丹，维水有蓝。一弱女子耳，而支柱乎其间。耘瓜何山，碎璧何水。有碑屹然，千秋不毁。

滕邑高熙喆仲璡撰文
邑人胡润章雨亭书额
试将碑文翻译如下：

费县和滕县两县城相距200里，其间有连绵上百的山峰。这里消除了种种恶习，这都是曾子、言游、澹台等先贤的教诲啊。所以，生活在这里的人，奔赴正义果决，与人谋事忠诚。因而他们做事的韧性比我们滕县人要好。阮玉润家在滕县偏东的地方，曾师从我学习。于是他领着胡燕民来找我。胡燕民对我说：“小侄胡有祥特来拜见您，是想请先生担当起纯化风俗、浸润教化的使命。”我震惊地站起来说：“好，我怎敢当啊。虽然这样，请向我讲述原委。”胡燕民说：“费县闸口村有个女孩子，姓夏，她的父亲叫夏兴槐。村西一里多路的卢家沟村有个叫朱广成的，这个女孩子许给他为妻了。女孩子还没有出嫁，她的父亲就去世了。自此，这个女孩子相依为命的，就只有她母亲了。不久，朱广成患了痞症，就到他最亲近的亲戚孙元辅家里治疗。医生说：‘这个病没法治了。’人们只得抬着他回家了。女孩子听说朱广成病得很厉害，就向她母亲请求，去朱家给朱广成煎药伺候。她的母亲说：‘这是礼法上没有记载，民俗也没有听说的事，为什么不停止呢！’女孩子坚决请求。她母亲不忍心违背女儿的心愿，就通过中间人传话给朱广成家，朱家拒绝了。不久，朱广成的病更厉害了，于是病故了。朱广成埋葬了一些时日，女孩子听说了死讯，就向她母亲请求，去朱家为朱广成守孝服丧。她的母亲又说：‘这是礼法上没有记载，民俗也没有听说的事，

为什么不停止呢！’女孩子坚决请求。她母亲不忍心违背女儿的心愿，就通过中间人传话给朱广成家，朱家又拒绝了。女孩子说：‘我和朱广成，早晚会在一起。’过了不长时间，到她家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。女孩子说：‘我可以随从朱广成于地下了。’女孩子就上吊自杀自尽了。”

女孩子去世一年后，他家乡的人们把她的节烈之事报告给了官府，人们争着附名，拿出钱财，刻碑立在了大平安庄村的东面。我为她写下铭文：这里有丹山矗立，这里有蓝水流淌。她只是一名柔弱的女子，却昂然立于天地之间。而今这勤劳善良的她去了哪座山，忠贞美丽的她去了哪条河。幸而有纪念石碑永远矗立在这里，千秋也不会毁坏。

碑铭是胡燕民通过阮玉润请滕县著名爱国文人高熙喆先生撰写的。高熙喆（1854年—1938年），字仲璡，又字亦愚，清光绪年间进士，历任翰林院编修，河南、贵州湖广两道监察御史等职。著述众多，如《滕县乡土志》《续滕县志》等。

碑铭由胡润章先生书写。胡润章（1870年—1941年），字雨亭，学名学第，号蒙阳居士。原山东费县地方镇大井头村（今属平邑县地方镇）人，善书法、工诗文、精岐黄。该村胡氏，名门大族，贤人辈出。铭文中立碑主人之一的胡燕民，名有祥，也是该族贤士，平邑县铜石镇麻窝村（今丹阳村）人，名列此碑《公举姓名》之中。此碑东距大井头村约两三公里，西距麻窝村约七八公里。

铭文中提到了曾子、言游、澹台、阮玉润等人名和闸口村、卢家沟、平安砦、丹、蓝等地名。其中曾子、言游、澹台都是孔子著名弟子，曾子、澹台为今平邑县郑城镇

武城村人，言游曾在此地为武城邑宰。阮玉润，清末民初滕县山阴社辛庄村（今属平邑县白彦镇）人，是民国时期的大地主，有自己的武装队伍。铭文作者高熙喆先生是他的老师。闸口村、卢家沟村，两个自然村，今隶属平邑县地方镇闸口行政村，北距“捐躯徇义”碑约10公里。平安砦，指今平邑县地方镇大平安庄村，在民国及以前是个中心村，处交通要道，有集市和多处庙宇，围砦坚固，村民曾抗击咸丰年间的幅军和巨匪汉奸刘桂棠部，付出了巨大牺牲。

丹，指平邑县铜石镇麻窝村附近的丹山，俗传为杨二郎担山追太阳所留；蓝，指丹山西侧的蓝河。丹山、蓝河所在的地方，有许多美丽的神话等传说，曾有多处庙宇，为旧时民众信仰之区。

碑铭下是文人雅士为夏烈女所写的赞诗，在此不一一抄录。只录蔡峻“男女自由我独羞，狂澜砥柱作中流”一句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。

碑文下端是《公举姓名》，共有四排，计111人。从其中的夏、朱、胡、武、臧、庞、廉、庄、卜等姓氏来看，大多是本县人，以周边村庄为主，多为乡村贤达。

从碑文看旧道德的危害

蔡巡按使题写的“捐躯徇义”及碑中的铭文、诗作，极力歌颂了夏烈女为未婚夫“殉义”的壮举，竭力为桎梏中国妇女的忠孝节烈观摇旗呐喊，维护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礼制。

夏烈女与朱广成订立了婚约，还未结婚，朱即患病，后不治去世。朱家两番拒绝夏女前往朱家侍药、服孝，这都是为夏女以后的生活着想。而夏女却恪守旧礼，宁死勿再嫁。碑中《烈女咏》记载

夏烈女亡时才19岁，正值韶华，花未开而倏谢，令人叹息。据此推断，夏烈女大约生于1895年，即光绪二十一年。此时，清廷正在此碑东约1.5公里处兴建左宝贵衣冠冢。夏烈女死后，家人将她与朱广成合葬，实现了她生前执着的念想。

夏烈女的悲剧，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遭受戕害而自愿捐躯的缩影。在封建礼教的长期束缚下，受害者往往是害人制度的最坚定拥护者，视野偏窄的女性更容易偏执激烈，她们对礼教的恪守甚于男性。旧时代有不少女性在未婚夫死后，思想会受到沉重打击，寻死觅活。亲人，甚至官府劝告她没结婚，不必执夫妇礼，但其仍然自杀殉节。其思想根源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极力倡导、封建文人大肆鼓吹的中国妇女的忠孝节烈观：“三从四德”，女人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追求“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”；“节”，为丈夫“守节”，丈夫死后不能改嫁，从一而终，叫节妇；“烈”，为丈夫“殉节”，为未婚夫殉死的女子叫烈女，为丈夫殉死的妇女叫烈妇。“忠孝节烈观”体现的是妇女基于自身的经济地位而形成的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，丈夫对于妻子具有绝对的主导权。鲁迅先生在《狂人日记》中愤怒写道：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。”烈女死了，烈妇死了，节妇没有了幸福，她们的生命和幸福都被封建的忠孝节烈观吃掉了。

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，不知有多少女子被忠孝节烈观吞噬了。而民国时期婚姻自由风气已盛行多年，夏女仍以死相殉，已足可悲。而民国政府，下至费县王姓县知事，上至山东行政公署蔡姓巡按使，乃至费邑及他邑的士绅名流，莫不“奔走附名”，以为夏女之死可以“攘蛊风教”，大有激励更多夏女前仆后继之势。由此可见，时代新风气在民国时期的费县、滕县等地吹拂之晚，以至于政府、学界、民间，在一个文明渐开的时代仍然为旧时代的阴霾所笼罩。在此碑上，即墨黄泽义有诗句：“男女自由我独羞，狂澜砥柱作中流。”在他眼里，“男女自由”的提倡是害人的“狂澜”，夏女为未婚夫的殉葬才是抗击狂澜的“中流砥柱”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笔者在闸口村了解到，夏烈女、朱广成的亲人们，现在都家业兴旺，人丁繁盛，享受着国之盛世的繁荣、稳定和幸福。

车轮滚滚，风气渐新。革故鼎新，套在中国妇女身上几千年的精神枷锁早已被彻底砸烂，虽然还或多或少的留有印痕，但恶习终于一去不复返了，印痕也终会彻底消失。

无言的石碑在这里静立了110多年，经风雨冰霜，历战火劫难，屹立不倒。它警醒我们，要牢记历史，汲取教训，砸碎枷锁，好好守护我们这个人人能够享受幸福的新时代。